



從取景構圖讀徐志摩詩(五)

：視角變化

● 張秀惠*

〈愛的靈感〉節錄

我想我死去再將我的
秘密化成仁慈的風雨，
化成指點希望的長虹，
化成石上的苔蘚，蔥翠
淹沒它們的頑冥，化成
黑暗中翅膀的舞，化成
農時的鳥歌；化成水面
錦繡的文章；化成波濤，
永遠宣揚宇宙的靈通；
化成月的慘綠在每個
睡孩的夢上添深顏色；
化成系星間的妙樂……

這節詩句用九個意象描寫「我的祕密」的變化，包括仁慈的風雨、指點希望的長虹、淹沒頑石的苔蘚、黑暗中翅膀的舞、農時的鳥歌、水面錦繡的文章、宣揚宇宙靈通的波濤、為孩子的夢增添顏色的月、系星間的妙樂。當中除了鳥歌和系星間的妙樂比較是聽覺的，其餘都純然是視覺的。比較特別的是其中隱含的攝影角度的變化依次

* 張秀惠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。

是：平角度（風雨）、低角度（長虹）、高角度（苔蘚）、平（翅膀的舞）、低（鳥歌）、高（水紋）、高（波濤）、低（月色）、高（睡孩）、低（星）。在平視、仰視、俯視的變化中，其影像效果是跳躍的、有規律的節奏感。

以下四個例子都可以從視角變化的設計來看。

〈月下雷峰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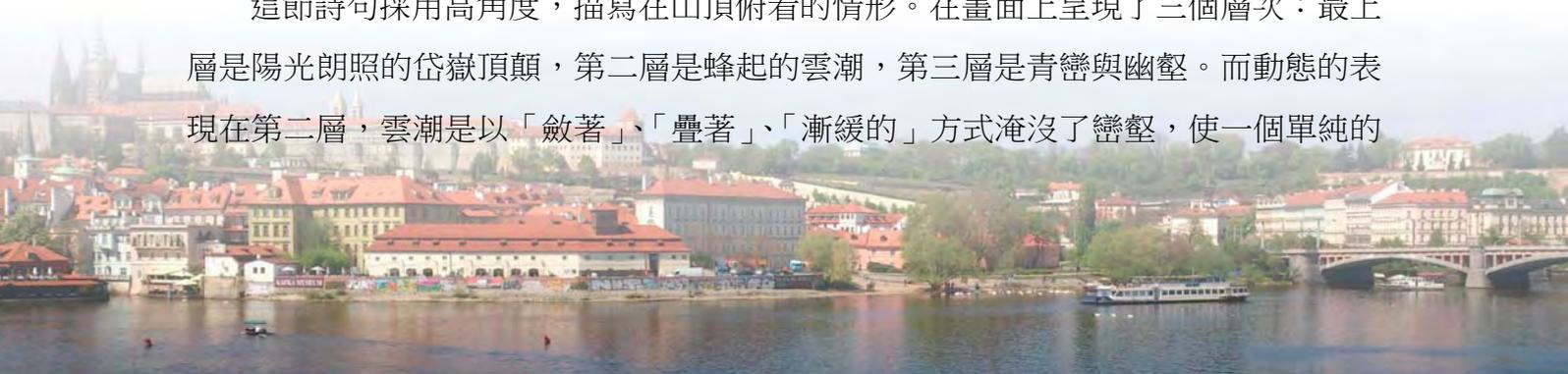
我送你一個雷峰塔影，
 滿天稠密的黑雲與白雲；
 我送你一個雷峰塔頂，
 明月瀉影在眠熟的波心。
 深深的黑夜，依依的塔影，
 團團的月彩，纖纖的波鱗——
 假如你我蕩一
 支無遮的小艇，
 假如你我創一個完全的夢境。

這首詩的視覺角度有規則性的變化。第一段從「雷峰塔影」到「滿天稠密的黑雲與白雲」，角度由高而低；從「雷峰塔頂」到「明月瀉影在眠熟的波心」，視角由低而高。第二段「黑夜」到「塔影」，「月彩」到「波鱗」，則反覆由低而高。畫面的切換，藉由角度的變化而轉移。

〈自然與人生〉節錄

我駐足在岱嶽頂顛，
 在陽光朗照著的頂顛，俯看山腰裡
 蜂起的雲潮斂著，疊著，漸緩的
 淹沒了眼下的青巒與幽壑：

這節詩句採用高角度，描寫在山頂俯看的情形。在畫面上呈現了三個層次：最上層是陽光朗照的岱嶽頂顛，第二層是蜂起的雲潮，第三層是青巒與幽壑。而動態的表現在第二層，雲潮是以「斂著」、「疊著」、「漸緩的」方式淹沒了巒壑，使一個單純的





俯視顯出立體感。而俯角鏡頭可以涵蓋較多的動作和景物，由於透視的關係，會使動作感減緩，景物也趨於矮小，相對的增加俯視者的優越感。就詩而言，這種角度的選擇正可用以表現駐足山巔的豪情。

〈在那山道旁〉節錄

在那天朝上，在霧茫茫的山道旁，
新生的小藍花在草叢裡睥睨，
我目送她遠去，與她從此分離——
在青草間飄拂，她那潔白的裙衣！

這節詩句有雙重角度。「小藍花在草叢裡睥睨」，小藍花和它所看的對象是低高的相對關係；「我目送她遠去」，我和她的相對關係則是遠近。畫面之內兩個看的主體「小藍花」和「我」，「看」也同時「被看」，而畫面之外的讀者則可以看見全體。如果把視線想像成具體的線條，畫面內外線條的交錯，便顯得很立體。

